

人说山西好风光

山水，建筑，古城，村落……晋地的美如晋人的性格，有温和秀润，亦有奇伟磅礴。山西的好风光，不只在传言中，更在游人的亲历和感叹中。

——编者



浪漫红豆峡

靳宏庆

红豆峡谷红豆红，在苍茫巍峨的北方山水中，能具有如此温婉性灵的南方地域特色的称呼确实不易。

红豆峡就是这样一处山水胜景，位于晋东南与豫西北交界处的壶关县。去的时候从河南方向沿着壶台公路向西而去，驱车不久就到了山西壶关境内。听起来转瞬间跨越两省的地界，其实林州、壶关两地山相接脉同流，风俗相近堪称一家人。

高山围拥着峡谷，溪水依傍着山路，这就是景区大致的景色。浙水河源自山泉，一种透明的清澈，水多成河流淌山野，水流清脆如铃在耳，为峡谷增添流动的意味。山野性灵之感，怀古探幽之情跃然心间。山中有驿道，古为豫晋两省通衢之用。当时依山就势开拓

出的羊肠小道，人走货运多了遂成了行商的驿道。

红豆峡因遍植红豆杉而闻名，红豆杉的植物特质和利用价值斐然，而“红豆”这样惹人心动的字眼总让人怦然心动。或许是那首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”的词句太过煽情传神，烘托出的意境经典了千百年的时光，让多情的人们提到红豆自然而然地感受甜蜜感受温馨。

这里的山与家乡的山同属太行山脉，山势、山形的姿态大都相同。群峦连绵诸峰拱卫，高耸的山峰欲与天相吻，山巅贯穿起来像是一抹起伏的曲线，分割出天与地的界限。蔚蓝的天空像是一块衬布，白云点缀其上，覆盖在山峰的上面。随风飘移变换着姿态，

聚合又散开组合各种图案，大自然的万千气象跃入眼帘，让人不觉心随云动思如云飘。山上除了红豆杉之外，绿色植物遍植其上。槐树成林拥簇着布满山崖，枝桠展开像是一把伞翼，密仄的树叶布满枝桠间，为高山峡谷撑开了一把绿色的伞。灌木填充了树林空隙之中，随坡就势蔓延展开，牢牢巩固住水土，为红豆峡谷地区营造出了一隅气候温润水沛土肥的生态优良天地。两岸高山夹着幽谷深深，一溪流水顺峡而过。

掬起来一汪清水拭脸，水柔无骨切肤滑爽。河中有大石头当道，是一次山洪暴发时从上游冲刷下来的吧。山间羊肠小道，是从前上山打柴的樵夫踩出来的吧，旧时户户用柴火人都是樵夫，

砍柴烧火都是行家里手。今日的小道存留，是游览人的足迹，也是对倥偬往事的怀想。来到山顶处，视野开阔四野苍茫。山脚下阡陌纵横田亩井然，农作物生长其上，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。下山的石阶，有的地方修护得条码规整，看得出来景区建设者的匠心。有的地方保持了原生态，一段斜坡就是上下通道，更贴近自然风貌。

北方的景观大都相同，山巍峨峰连绵，只是有流水的峡谷并不多见，再加上“红豆”峡谷的美誉，又多了一份浪漫色彩。一河渐水浇灌豫晋两地百姓，共倚太行为生态屏障，日出同做日落同息，延续着血浓于水的传统友谊。暂别红豆峡谷，一次美丽的际遇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把记忆咀嚼把感悟回味。

厦门古堡怀古

武殿旺

秋天的美好总是如约而至，正逢自己40岁生日之际，有幸赴灵石县夏门古堡采风。

厦门，传说中“大禹治水”发源地，神奇的“打开灵石口，空出晋阳湖”的故事即发生在此地，后世为感谢夏禹功绩，特将此处命名为“厦门”。站在古堡高处，瞭望远处两山间的“灵石口”，似乎这不仅仅是传说，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举。

厦门古堡，依山傍水，山是秦王岭，水是汾河水。说起秦王岭，自然与“秦王”李世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话说李世民在登帝之前被封为秦王，他与父亲李渊进军关中途经此地时，和驻扎在汾河对岸“老生寨”的隋将宋老生发生了一场对唐王朝生死攸关的决定性战役——雀鼠谷

大战。至今，厦门村后的山坡还有着古战场遗迹，被当地老百姓称为“龙头岗”。后来，人们又在此修建了文昌宫以保佑一方文运昌盛，家道兴隆。

漫步古堡，拾级而上，一院通一宅，一道过一街，仿佛迷宫。走过一条条古道，抚摸一块块斑驳的墙砖，推开一扇扇厚重的木门，好似穿越时空。这座古堡，明朝万历年间始建，历经四百多年的风霜，主人梁氏，书香传家，仕宦府邸，一方望族，被称为“灵石四大家族”之一。

曲径通幽处，一步一重天。走过头堡门、二堡门、三堡门、大夫第、百尺楼、御史府、知府院、深秀宅、后堡门外院落、道台院、梁氏宗祠、竹林书院、关帝庙……九条主街巷曲

曲折折，六十余幢院落层层叠叠，千余间民居错落有致。最引人瞩目的是“百尺楼”，也是厦门古堡标志性建筑，位于汾河拐弯处，依山而建，为梁家七世孙梁枢所建，被誉为“三晋第一楼”。我国著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，惊叹其“百尺矗立，崖光奇伟，足镇山河，为建筑上之荣耀”。

放慢脚步，在时光的深处行走，街巷、院落、古庙、堡墙、堡门，感悟到的是昔日的风光和荣耀，也仿佛听到了历史沧桑中的无奈和寂寞。

从古堡中出来，迎面一缕秋风，顿感秋凉深重。秋逐渐走向深处，万物也终从喧闹归于沉寂。惟沉寂不了的是中华文化，仿佛涓涓溪流，正从我心头淌过。

岚县的槭树

贾国勇

若不是东河公园里红红火火的槭树，我差一点就要与岚县的风情擦肩而过了。

唐代杜审言在《经行岚州》诗中言，“北地春光晚，边城气候寒。往来花不发，新旧雪仍残”。和我居住的郑州市相比，海拔1154米的岚县确实“气候寒”。从酒店出来的时候，一阵秋风扑面而来，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看到了路对面东河公园内的槭树，如火如荼，璀璨着这个寒冷的秋天，吸引着我这个远方游子，不由得挪动脚步向她走去。

因为有了槭树，这才是一个美丽的清晨。站在黄榆线公路向下看时，东河公园层林尽染。不仅仅是槭树，如椿树，如白杨树，还有健身广场边的那棵银杏树，全部披上了金装。同样，还有披了金装的南天竹不失时机地出现。沿黄榆线公路南望，可以看到靠

近公园一侧的路肩上槭树簇簇，红叶烂漫。“满目槭树入眼来”，给人目不暇接的感受，犹如置身在槭树的世界，满树的喧哗变幻成了人间欢乐。

这是一条非常神奇的河水，串起了东河公园、懿荷公园和裕丰湿地公园，如三颗明珠在岚县的东部闪亮。在河畔的槭树下面还开放着许许多多的小花，尽管是秋天，依然灿烂。红色的天竺葵是花中最耀眼的，却匍匐在公园行人道的路肩上，偷偷地绽放。还有一种叫八宝的花，大部分已经硕果累累，偶尔还能见到几株开放着粉红色的花。白车轴草生长在身姿绰约的塔松下，蓬蓬勃勃，染绿了塔松下的土地。白车轴草的花朵非常小，堪比苔米花，羞羞答答地藏匿在草木深处。随着一粒松塔的跌落，一只小松鼠从塔松上跳了下来，把松塔抱在怀中，警惕地看了我两眼，就忙

不迭地跳上了塔松深处，再也不见了踪影……

秋风吹来，红色的槭树叶纷纷扬扬地落下，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红色的毯子。槭树叶落到地上，层层叠叠，踩踏上感觉非常松软。槭树下的百日菊开放着红色的花，却被槭树叶无情地覆盖了。不过，和百日菊的红比起，槭树叶的红显得老成持重，红得凝重，既有沧桑的质感，又有鲜活的张力。站在槭树下仰望蓝天，槭树的红与天的蓝相互映衬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图画。

槭树代表了岚县生机勃勃的风情，确实让人留恋，夫人却不让我拍照留念。她说这么美好的景象应该留在记忆里，留在心中，不应该仅仅留在照片里。也只有这样，多少年后，才能回味出更多的美丽……



秋访岳家寨

张少芳

十月金秋，万类霜天竞自由，不知不觉中已是层林尽染。赏秋之行，我们来到太行山里，秋天的太行山也没有辜负我们的期许，用它最质朴的情怀，给了我们最丰厚的视觉盛宴。

从平顺进入的太行山，是真正的崇山峻岭，此时的青山已不再是单纯的绿色，而是晕染进了一簇簇的红或黄或褐，大自然正在挥洒着最浓烈的情感，太行山是它绝佳的表达场所，红的是热烈，黄的是温暖，不变的绿是它冷静的底色。太行山多峭壁，动辄垂直百多米，深壑幽幽，山巔巍巍，令人叹奇，秋天的山崖就像簪花插满头，质朴又美丽。“白云生处有人家”，那个叫岳家寨的古村，就坐落在太行山深处的绝壁之上，地处晋、冀、豫三地交界。

悬崖上的村庄本身就奇，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这座古村落里原住居民大多岳姓，据说是岳飞的后代为躲避战乱和追杀逃难于此，就此安居在深山里的悬崖之上，世世代代传承下来，就地取材，盖起了石房，垒起了石墙，铺就了石板路，造就了石磨石碾，还有石水缸，整个村庄天然古朴，村里果树点缀，山崖下梯田层层叠叠，村民们自给自足，在这深山幽壑包围的环境里安居乐业。

漫步在石径石阶上，穿行在村舍落间，仿佛走进历史的尘烟里，石板房大多数已人去屋空，曾经的炊烟起处还残留着烟熏痕迹，如今依旧守着古村的不足百人，村中一棵千年榔榆树粗壮的树身写满沧桑，根部深深扎根于石岩中，千年老树仍然郁郁葱葱，在秋日里沉稳得像个默默的智者，看着身边往来的万物变幻，兀自生长不息。紧挨着老树的一座两层的石房曾经是八路军的银库，抗日烽火燃起时，这个古村也曾设立了卫生院和银库，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。村头紧靠崖边的一排整齐的石房与众不同，那是上个世纪延续下来的供销社，窗外正在施工，不少石房改建成具有乡村特色的民宿，期待着更多的游客到来。这里正在打开尘封已久的山门，走出去，请进来，让古老的村落焕发新的光彩。

村里的果树在秋日里已挂满了沉沉的果实，时不时，一个梨子掉下来，苹果早已红了脸颊，在枝头上招摇，纯朴的古村正充满着美好的希望。